

一路阳光

■欧成伟

清晨,刚睁开睡眠,便听到儿子惊奇地喊叫:“爸,妈,快来看呀!”我们闻声来到阳台,顺着小家伙指的方向遥望。天地相接处,已经铺开了一层橙红色的光芒,像是新娘脸上飞起的红晕,温柔而滋润。红晕上面是广阔而洁净的天空,像是新娘的面纱,下面是涡河一隅,堤坡上被微风吹起的垂柳,像是新娘舞动的长发,真是美极了!这一切,牵动着我们的心,要去亲近大自然。

“走!赶快走!太阳还没有露头,我要和太阳赛跑!”儿子有点兴奋。今天是周末,昨天相约,全家要驱车郊游。整座城市似乎比我们更早苏醒。街道已经清扫、洒水,空气中氤氲着桂花的馨香。车辆、行人稀疏,更显得道路平坦而宽阔。我们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奔跑。

“爸爸,画家可以画出此时的阳光吗?”儿子仍然沉浸在绝美的晨曦当中。“应该可以吧,用橙红、曙红、钛白等色彩掺水,用毛笔在宣纸上大片大片地晕染。”我以画者自居,向他解释着。“但是,你能画出太阳红晕中泛起的耀眼的光吗?”儿子反

问道。我真是被小家伙问住了,或者,更确切地说,我真的被眼前的阳光震撼了。不知何时,太阳已经跳过了树梢,由清晨的一层红晕,逐渐渗透着向四周铺开,围绕着这个圆圆的已经点燃的大红灯笼,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圈。这个光圈中间红光发亮,向四周逐渐发散,愈远愈淡,像一个撒向天空的红色大网,树木、行人、车辆都在这个明亮的红色大网中熠熠闪光。这是哪个画家也绝不可能完成的绝世佳作呀!时至深秋,这种光芒已没有夏阳的无情,却多了份秋日舒心的温柔。

行至郊野,一望无际的麦苗像是给暮秋的大地盖了一层暖暖的毯子。而这个碧绿的毯子在阳光下绿油油、亮晶晶,更显温暖。儿子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热情,他欢唱着奔向田野,像刚出栏的牛犊在绿毯上打着滚儿。天空中,几只鸟儿啾啾叫着,围着小家伙盘旋飞舞。

我和妻牵手走在秋日的阳光下,幸福地望着眼前的一切。“儿子、鸟儿、大地……他们都是阳光的孩子!”妻子的声音像是一首抒情的歌。

我家的吊兰

■万世英

自从搬到周口,这两盆吊兰就跟着我们,已四年多的光景。

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粗野之人,不喜欢侍弄花草,这两盆吊兰自然常常被我遗忘。可它们却一年比一年长得旺盛,枝条垂得很长。

吊兰生命力很强,一年四季都是绿色。你若十多天不浇水,它们也绝不会脆弱地枯萎。吊兰的叶子细长,像花瓣一样向四周伸展着。吊兰长长的枝条叶柄处会长出白色的嫩嫩的小芽,把这些一簇簇带小芽的枝叶无论是移栽到有土壤的地方还是水杯里,它们都很容易成活。因此,在我看来,吊兰是最不娇气的花草。

春末夏初,吊兰开花了,细长的白色花瓣向空中展开,橘黄色的花蕊散发着淡淡的清香,你若不仔细看,很难在密密的枝叶间发现这默默开放的小花。

工作之余我时常对着吊兰遐想:吊兰是如此低调,从不与牡丹、月季争宠,它们总是待在角落里静静地生长。围绕在它们身旁的没有喝彩和欢呼,可它们依然该开花开花,该生长生长,这样的生命历程谁能说不是有意义的呢?

我想做一株默默绽放的吊兰。

听花绽放

■栀子

雨中 我在花间锄草
花不说话
它在听风雨的声音

我也在雨丝风片里
听花绽放
花绽放的声音
柔软得像一支音乐

雨 越下越大
我的指上
沾了泥土 沾了花香
花 笑着睡去
我 笑着醒来

校铃

■张书利

现如今,唯一能见证我们学校历程的物件,就是校铃了,可它几乎被人们遗忘了。

也难怪,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多媒体的普及,过去曾经“高高在上”的校铃,从槐树、榆树、杨树、桐树上,几经移址,最后挂在了教学楼后几间低矮的平房出厦下,这就像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解甲归田一样,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只有偶尔停了电的时候,校铃才从人们的记忆深处走出来,在房下发出低沉而浑厚的声音。这久违的声音,令我油然而生抚今追昔之情思。

这纯黄铜质的校铃,形状大小如钢盔一般,具体经过多少年代了呢,我难以说清。只记得它伴随我读完了小学和初中,我对它真可谓是有情有独钟。

当年,这铃声独特,清脆响亮,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。当你在别处听到这铃声,仿佛立马置身于校园,眼前浮现操场上学生们活泼的身影……

我听到过许多不同的铃声,可我喜欢我们学校的铃声,每每听到它的声音,都感到特别悦耳和亲切,并时刻听从它的召唤,从不敢怠慢。我

牢记它的语言,连续四下是预备,连续三下是上课,连续两下是下课,如果是没有秩序的急促铃声,那就是全校师生去操场上集合的号令。急促的铃声不常有,同学们喜欢和期盼听到急促铃声,只有这时候,没了作业,没了教室里的压抑,数百人集中在操场上,先是拉歌赛,然后听报告,听训示,场面壮观,从而心情得到释放,像是赴了一次盛宴。

记得有一次,我早早来到学校,抬头看着大树上端的校铃,难以抑制好奇心的驱使,瞅人不见诚惶诚恐敲响了校铃。欲望得到了满足,可我这“掩耳盗铃”的举止,很快被捉了个现行,当然难免受到老师一顿深刻的批评教育。从而我认识到,校铃不是什么人想敲就敲,不是什么时候想敲就敲的,不然的话,学校的工作就杂乱无序了。

后来,我成为本校一位教师,第一次值日司铃时,心情相当激动。站在铃下,我像虔诚的信徒,手攥铃绳,庄严而神圣。随着铃声响起,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和自豪。

岁月悠悠,校铃历经沧桑,尽管失去了往日的风采,但我仍然对它充满敬意和深深的眷恋。